

尚書精義

四



# 尙書精義卷二十

盤庚中

盤庚作。惟涉河。以民遷。乃話民之弗率。誕告用亶。其有衆。咸造勿喪。在王庭。盤庚乃登進厥民曰。明聽朕言。無荒失朕命。

張氏曰。君民之勢。疑若甚遠。而不相侔也。盤庚之告。必登進之。則不壓之以勢。所以密邇之。而欲其親己也。明聽朕言者。欲知上之意也。無荒失朕命者。欲其勤上之事也。

嗚呼。古我前后。罔不惟民之承。保后胥感。鮮以不浮于天時。

無垢曰。既聳動之矣。則又嗟歎以感激之曰。古我先王。前後相傳以心者。無他事焉。惟民之承敬而已。何以敬之。蓋民至愚而神也。至弱而強也。卽天之聰明與明威也。敢不敬乎。惟君以敬民爲心。而民亦以保君爲心。要之終於一心而已。同氣而異息。同心而異形。相與同其憂感之事。以觀天時之往來。東西南北。惟天時之從。浮言之義。槩可見矣。故天時在亳。則遷于亳。天時在囂。則遷于囂。天時在相。則遷于相。天時在耿。則遷于耿。其敢有私意者哉。其敢有倡和險虜。傲上從康者哉。

呂氏曰。我先王蓋順從民。民一有所欲。先王未嘗不順從之。先王順民如此。民亦不敢違我先王。故保我先王。而與之同其憂。以此君民之情便通。惟君民之情通。故我先王爲事。天時旣至。便隨天時。而爲

之浮隨也。

殷降大虐。先王不懷。厥攸作。視民利用遷。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。承汝俾汝。惟喜康共。非汝有咎。比于罰。無垢。曰。是殷降大虐。先王不以懷亡爲念。而必遷也。然而其遷。豈快耳目之娛。使心志之適哉。以民爲心而已。視民之所利在于何地。則隨民所利而遷之。汝何不念我先王之德。所以聞於後世者。無他。惟敬民爲心而已。惟以敬民爲心。故有喜樂康寧之事。則使汝共享之。今我之遷。以此邦將有蕩析離居之憂。而亳殷又有喜樂康寧之事。故不敢違先王敬民之心。挈汝以遷都。所以避害而就利也。非謂汝有罪犯。當受遠謫之罰也。不知汝何苦而不肯遷乎。患至而後思。禍來而後悔。亦無及矣。張氏曰。商之先王。遭大所降之毒虐。不得安其居處。於是不敢以舊邦爲懷。故湯至祖乙。遞遷。則其不懷可知矣。厥攸作。視民利用遷者。言其所作。視民所以便利。則從而遷矣。

予若顛懷茲新邑。亦惟汝故。以不從厥志。今予將試以汝遷。安定厥邦。汝不憂朕心之攸困。乃戚大不宣。乃心。欽念以忱。動予一人。爾惟自鞠自苦。若乘舟。汝弗濟。臭厥載。

無垢曰。今我所以如此呼汝等。懷此新邑者。非謂我求耳目之玩。便心志之適也。惟汝等之故。欲使汝喜樂。使汝康寧。大從汝之本志耳。民之本志。欲喜樂康寧。今此耿邑。將蕩析離居。使民憂而不喜。迫而不康。然而下民見不及遠。識不到微。反違其心志之所欲。非先王有以指示。則是坐視斯民。趨而之死地也。舟所以濟川也。新都所以圖安也。乘舟而不肯濟川。則所載之物。皆爲臭腐。有新都而不肯徙。則

生生之具。皆爲棄物。

張氏曰。顓和也。顓茲新邑者。以遷於此爲和也。懷歸也。懷茲新邑者。以遷於此爲歸也。上浮於天時。下順於民事。此之謂若。率所衆感。使之惟喜康共。此之謂顓。朕及篤敬。恭承民命。用永地于新邑。此之謂懷。盤庚之所若。顓懷茲新邑者。亦惟汝民之故。以不從厥志而已。

呂氏曰。若乘舟。汝弗濟。臭厥載。此蓋已在道路中。民尚有遲疑不肯遷之意。盤庚恐其遲疑。則至於害事。故多所譬喻。以告曉之。謂今之遷都。正如乘舟一般。乘舟須是便渡。不可遲疑。若遂遲疑而不渡。必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。

爾忱不屬。惟肯以沈。不其或稽。自怒曷瘳。汝不謀長以思。乃災。汝誕勸憂。今其有今。罔後。汝何生在上。無垢曰。不屬者。不相接續也。進聞我諄諄之言。則有遷意。退受小人聒聒之論。則又懷安於此。豈有他事哉。原汝之病。所以如此者。止據目前之安。不謀長久之計。不思災患之來。是大相勸。趨於憂感之地而已。孟子曰。不仁者。可與言哉。安其危而利其菑。樂其所以亡者。其盤庚之士大夫乎。其誕勸憂之謂乎。止欲爲今日之患。憑愚就短。而不知改。不復聽上之號令。終以不寤。非陷於刑辟。則陷於患害。其死也可立而待。復何得生在人上乎。

張氏曰。君以民爲體。民以君爲心。則民屬於君者也。今爾衆民。不以誠信而屬君。則無攜貳矣。故至於違上之命。不適有居。此所以沈陷於禍患。而莫之或知也。又曰。常人之情。貪朝夕之安。不虞患害之

在後是不謀長以思乃災。故不遷也。適所以勸變而已。勉進之謂也。相勸以善。則有可樂之道。今不謀長久之計。以思其災害。其爲禍莫大於此。是謂之勸憂者也。

呂氏曰。忱誠也。屬聯屬也。惟其信盤庚。不可不遷之心。與安土重遷之心。兩者交戰。故信盤庚之心。不相聯屬。盤庚言。汝若信我之心。不相聯屬。汝惟相須沈溺於水中也。今其有今罔後。汝何生在上。言遷都機會不可失。令遷都只有今日。後將無日。汝若不乘今日便遷。汝將爲水圯壞。連汝生業。如屋舍。如畎畝。盡爲水所圯壞矣。如何存留得生業在上面。

今予命汝。一無起穢。以自臭。恐人倚乃身。迂乃心。予迂績。乃命于天。予豈汝威。用奉畜汝衆。

無垢曰。臣民聽上號令。此本心也。本心則一。不知聽上而唱和險膚。此二三其德也。一德則言可道。行可樂。而遺芳千載矣。二三則言爲無根。行爲不道。是遺臭萬世也。小人欲爲姦者。必倚民之身。以爲重。迂民之心。使從惡。其心以謂。一心不足以動上。故鼓動衆人。呼吸羣類。以逞其姦。必欲得志而後已。盤庚故諄諄告戒。使遷新邑。以迎續民命于天。其心可謂仁矣。夫唱和險膚。搖動國家。使商鞅當此。必曰。腰斬使李斯當此。必曰。族誅。然盤庚乃方亶其有衆。登進厥民。丁寧辛苦。若父兄之訓子弟。豈以刑戮威之哉。方將奉養斯民。置於喜康之地。吁。以刑罰驅民者。乃鞅斯之學。以訓誨待民者。乃先王之道也。張氏曰。夫物成則馨香。敗則臭穢。馨香人之所愛也。臭穢人之所惡也。民不聽上。而惟肯以沈。則其爲惡莫大於此。故告以無起穢。以自臭。然而民之不聽上命。蓋亦在位之人。無以率之故也。

陳氏曰：民愚無知，恐有倚其身使不直，迂其心使不正，不直則身亡，不正則心亡，內外俱亡，汝民亦淪胥而死矣。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，使汝胥正以生，豈以遷徙之事，威虐汝輩乎？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。

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，予丕克羞爾，用懷爾然。

無垢曰：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，而奉養汝衆者，以念我先王曾勞動汝先祖，同成此大功業。汝實先正子孫，我當念舊不忘，是以大能進用汝於士大夫之列，方且誠心訓誥，以懷來汝心，庶幾回心易慮，同此遷都之舉，汝知其所以然乎？

呂氏曰：言我之所以遷者，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，已曾慰勞爾之祖先，于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，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？蓋前日之民，便是後日之民，我之所以遷都，緣要懷安爾，故如此。我若不要懷安爾，我又何苦如此？

失于政，陳于茲，高后不乃崇降罪疾，曰：曷虐朕民，汝萬民乃不生。暨予一人猷同心，先后丕降與汝罪疾，曰：曷不暨朕幼孫有比，故有爽德，自上其罰汝，汝罔能迪。

無垢曰：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，權柄在下，綱紀倒植，是失于政也。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，懷安懷土，不知避害，是陳于茲也。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，將大降罪疾，曰：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，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，使萬民坐受此患禍之虐乎？是我之遷，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。我不遷，則鬼神降罪疾於我。

夫得罪於人君。尙可辯說以逃罪。得罪于鬼神。雖有辯如儀、秦、巧如恭、顯其能解免乎。是知聒聒之衆。止可以欺人。而不可以欺天也。

張氏曰。生生者。進進之謂也。夫物生則進而大。故生有進意。汝萬民不從我以遷。是不能與我進而同心矣。夫民之所爲。既不與君同心。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。

古我先后。既勞乃祖乃父。汝共作我畜民。汝有戕則在乃心。我先后綏乃祖乃父。乃祖乃父。乃斷棄汝。不救乃死。茲予有亂政。同位具乃貝玉。乃祖乃父。不乃告我高后。曰。作丕刑于朕孫。迪高后。丕乃崇降弗祥。無垢曰。古我先王。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。以安養斯民。汝今爲我養民之官。亦當與我同心。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。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。而汝包藏賊心。以害斯民。今乃坐使民趨于死地而不顧。非賊心而何。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爲安危者也。我先王見汝於此用心。故將降罪罰于汝。以安汝祖父。祖父亦欲安先王。故斷汝而不收。棄汝而不錄。不救。以安國家。汝仍趨于死地矣。至於此時。雖悔何及。

張氏曰。亂政者。治政之臣也。同位者。與之共天位也。亂政之臣。當以德義事其上。今乃務足於貨寶。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。爲人臣者。懷利以事其君。於是安土重遷。以非義爲民之唱。其罪莫大乎此。夫幽冥之塗。雖若異致。然鬼神之情狀。其與人不殊。人之所好。彼則從而福之。人之所惡。彼則從而禍之。盤庚之遷。始告之以人事。既不聽從。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。蓋亦因其俗之所尙。而導之者也。

嗚呼。今予告汝不易。永敬大恤。無肯絕遠。汝分猷念以相從。各設中于乃心。

無垢曰。不易者。蓋言一定之理。不可改易也。順之則有福。逆之則有禍。汝當永敬我言。無或中惰。當大恤我言。無或輕忽。庶幾汝心變易。上下情通。億萬人之衆。若出乎一家。遐荒僻陋之遠。若處于一堂。而無相絕遠矣。夫上下之情不通。則爲否。上下之情通。則爲泰。又曰。蓋人之心。本自明徹。萬里森然。惟舍此以合浮議。則此心陷于浮議中。而顛沛錯亂。不可復反。儻分其心。而不爲浮議所搖。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。而吾之中道見矣。夫人心本中。但一陷于偏陂。則其中蔽。且迷東西者。看斗柄。逃空虛者。喜足音。世皆偏陂。儻非賢君爲之指南。則中道何由而見。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。則心安平。中道見矣。張氏曰。分者使之別。其善惡。猷者使之謀。其從違。念則思之。而不忘也。惟能分別善惡。而後能謀之。得其當。而後能念以相從矣。設中于乃心。則無依違顧望之累。而惟義是從。能惟義是從。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。皆違義矣。

呂氏曰。我告爾不易。永敬者。教之敬于久。勿敬于暫。大恤者。教之恤其大。勿恤其小。當時人見盤庚。舉其先祖父以教我。誰不知敬。後復爲安土重遷之心。惑亂則敬心去了。如此。乃是暫時之敬。非久長之敬。當時人顧惜貨寶。而憚于遷徙。是但恤其小者。到得被水患圯壞。雖性命亦不可保。是恤其小。而不恤其大也。又曰。設中于心。庶幾不失之偏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人誰無者。箇中何待於設。孟子說道。是求其放心而已。心何用求。求生於敬中。何用設。惟是民見得傍一邊。不見者一邊。便偏了此心。而不



是中烏得而不設。

乃有不吉不迪。顛越不恭。暫遇姦宄。我乃剽殄滅之。無遺育。無俾易種子茲新邑。

無垢曰。盤庚遷于新邑。正欲丕變敝俗。一登於先王之世。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。豈容有凶殘小人。得與於其間哉。使凶殘小人。得聞此戒。姦心消縮。善心油然而盤庚之所願也。

張氏曰。不能順命。則爲不吉。不能循道。則爲不迪。顛則不能以自立。越則不能以守中。不恭則不能以欽上。柔聚于外而爲姦。剛窮于內而爲宄。乃有不吉不迪。顛越不恭。則暫遇姦宄。其罪之輕者。則剽之。其罪之重者。則殄滅之。蓋其教之之篤。則其刑之之重。不爲過矣。以謂不如是。則無以威之。使畏而事無由濟矣。

呂氏曰。今日過者一縣。明日過旁一縣。謂之暫遇。是者般時節。姦人易得因此爲姦宄。他平日所以不敢作姦宄者。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。容易捉得。所以不敢。至別暫遇處。必說是我暫時去此。縱我作姦。究明日使去矣。又誰識得我。又如何捉得我。此是道路之大病。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。

往哉生生。今予將試以汝遷。永建乃家。

無垢曰。謂自今以往。各務爲生。生長久之計。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。上下熙恬康樂。與我國家。同享安榮也。

史氏曰。勞於從事者。天下之常情。巧於誘民者。人君之智術。自湯至於盤庚。遷都者八。而見於經者有

五。斯民跋涉於深險。奔走於寒暑。提挈抱負。區區怨怒。至是而懷土重遷。蓋其常情。無足怪也。盤庚於是。可不巧爲誘掖之說。而動其不回之心哉。言自今之遷。建立家室。一勞而無忤。一定而不改。生聚于斯。當不復爲前日之紛紛矣。誘掖至此。豈智術之得已也哉。

盤庚下

盤庚既遷。奠厥攸居。乃正厥位。

無垢曰。盤庚既到新都。晝參日景。夜考極星。以至相其陰陽。觀其流泉。以定官府萬民之居矣。國家一新。民居一變。向來衰敝之風。奢侈之俗。亦一掃不見蹤跡矣。然後可以興治化。而變易民心焉。

呂氏曰。此是已到新都時。乃安民之所居。正厥位。是分都邑。立宗廟等事。夫定宗廟非小事。何故在奠民居之後。蓋盤庚之遷。爲民而遷。故纔到。便使民就安穩處。此亦見得盤庚先民故也。

綏爰有衆曰。無戲怠。懋建大命。今予其敷心腹腎腸。歷告爾百姓于朕志。罔罪爾衆。爾無共怒。協比讒言子一人。

無垢曰。既遷而奠居正位矣。乃安慰衆人曰。汝等當敬以立身。勤以厚生。無或戲怠。當勉爲生生之計。以安以養。以葬以祀。立此大命也。惟不戲慢。則能建此大命。惟不怠惰。則能勉此大命。盤庚上中二篇。以刑罰儆勵臣民。今既遷矣。敷心腹腎腸者。展盡底蘊曰。汝無自疑。汝前有罪。我今一切不問。汝等無或懷疑共怒。相與協比。與讒賊之言於我也。我今明白告汝。罔罪爾衆。前日之過矣。汝等各自安土。

乎。又曰：蓋天下之亂，莫大于下有疑心。懷恩疑代宗而作亂，虜助疑僖宗而作亂，敬瑭疑從珂而作亂，而回鶻之亂，定于子儀之一言；廷湊之亂，定於韓愈之一言；則盤庚之推誠竭志，真知治之本矣。張氏曰：綏如車之有綏，車之所恃以爲安也。故綏有安意，盤庚之遷，非擾于有衆，將以安之而已。此之謂綏。爰有衆，戲則不恭，怠則不勤，無戲欲其恭，乃事也；無怠欲其勤，乃職也。惟無戲怠，然後能懋建大命。大命在天，懋建者人而已。懋者，勉之使大也。建者，抗之使立也。今盤庚披肝膽，露情素，而告之以其志，蓋將以率之而已。罔罪爾衆者，言我不以爾向之不告朕，與不宣乃心爲罪，而罪之也。我旣無罪于爾，則爾亦不得共怒協比。讒言於我，則當一意以奉上，而共怒協比讒言，宜不可爲也。

呂氏曰：大抵未遷時，正要通達，不通達，如何得他曉。正遷時，正要得嚴肅，不嚴肅，如何得不生他變。遷後，正要得綏撫，不綏撫，如何蘇得他勞損困敝。故盤庚上，則命衆悉至于王庭，欲得其通達；中，則使之勿褻，在王庭，欲得其嚴肅；後，則綏爰有衆，欲得其綏撫。此見其處三節，皆得當處，教他不可戲狎怠惰。各思自勉，爲萬世子孫長久之計。

古我先王，將多于前功，適于山，用降我凶德，嘉績于朕邦。今我民用蕩析離居，罔有定極。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，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，亂越我家，朕及篤敬，恭承民命，用永地于新邑。

無垢曰：先王將立美功於耿都，豈意水患爲災，民皆動蕩分析，離其居處，或東或西，或南或北，罔有定所乎。是天意不欲商家都于此地也。夫人事卽天意，非人事之外，別有天意也。先王依山爲居，遷徙都

邑以降凶災于人事亦至矣。而又有蕩析離居之患。生于不意。人事如此。天意可知。斯固不遷是逆天也。此所以順天而又遷焉。以天意如此。故我與篤厚肅敬之臣。恭謹承奉斯民之性命。用長久居於此新邑。所以如此者。上當天意也。

張氏曰。適于山者。遷而適于山。則依山以爲居。所以防其水泉沈溺之患也。能遷以防患。則民得以安其居。然後可以驅而之善。民善矣。則吉德升而凶德降。故曰。用降我凶德。夫然後嘉美之績。可以興於朕邦也。

呂氏曰。昔我先王。將欲增多前人之功。當遷卽遷。往于山。山卽高處。高處無水患。此所以降下了凶德。居于高。則凶德自下去。此是因地勢而言。所以能成美功于其邦。

肆予冲人。非廢厥謀。弔由靈。各非敢違。卜用宏。茲賁。

無垢曰。天理有是非。則謀有臧否。使一聽衆人之謀。不惟理之所在。其成其敗。則曰。非我之罪。此衆人之謀也。如此。則君道亂矣。第謀之臧者用之。謀之否者置之。至於退有後言。險膚肯動。有所不能免也。非特不廢人謀也。雖鬼神亦不敢不敬焉。卜鬼謀也。人謀鬼謀。既皆以爲當遷矣。故我宏此賁飾之法。以起肅敬之心。以策怠惰之志。以新敵惡之風。以新耳目之觀。而布新化。用舊人。不變前都之習俗。使侈奢縱恣之萌。不復著見。而恭儉勤勞之惠。油然而生。則是遷也。其意豈不偉乎。

張氏曰。弔由靈者。至誠用善之謂也。非特不廢於人謀。至於鬼神之謀。則亦在所不廢。故曰。各非敢違。

卜者卜之既吉。則可以遷矣。其遷也。將以大此朝市、廟社、宮室、賁飾之事也。嗚呼。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。尙皆隱哉。予其懋簡相爾。念敬我衆。

無垢曰。外有邦伯諸侯。內而師長公卿。以至內外百執事之人。其見吾心如此。既已遷都。不念舊惡。一切不問。自今以往。其皆庶幾體吾本心。勿復以私僻之見。自外於我也。又曰。念此民而不忽。敬此民而不慢。此正盤庚之心也。使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。與上同休戚。則必念敬我衆民矣。審有如此人。吾將勉擇賢者以相助。爲此念敬之事。蓋風俗敝壞。爲惡者衆。有一人以民爲心。則羣起而攻之。浸潤膚受。必使其去乃已。非人主有以扶持之。其亦何所持乎。儻君能擇賢者助之。則有唱有和。有左有右。而其志得施。民于是而安俗矣。簡相之義。人主儻爲君子計。似不可一日而忽也。

張氏曰。懋者。所以勉之也。簡者。所以擇之也。有以懋之。則不隱者在所勸。有以簡之。則不隱者在所黜。非特懋簡爾。又且左右以輔相之。故不忠不良之人。固不得以沮毀之。

朕不肩好貨。敢恭生生。鞠人謀人之保居。敍欽。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。若否罔有弗欽。無總于貨寶。生生自庸。式敷民德。永肩一心。

無垢曰。人主之磨厲風俗。要當示所好惡。所惡者利。則小人退。所好者義。則君子進。盤庚新遷亳都。將以一新風俗。其可不明示好惡之所在乎。如此。則向來敝俗。耳目一變。安得不革心從善。改過自新。君子道長。而爲泰通之世乎。總聚歛也。前既曰。不任好貨之人。此又曰。無聚歛于貨寶。則知盤庚之時。風

俗之不美也。夫爲士大夫垂紳委佩。在人之上。而好貨殖財。風俗如何醇厚。禮義如何不消殞乎。士大夫儻能永任一心以事君。而無二三其德。則民德不期而自敷矣。一心則誠。二三則僞。誠則唯知君父而已。天下利勢。曾不足亂其胸次。此二帝三王之臣。所以爲事君之要路也。



# 尙書精義卷二十一

高宗夢得說。使百工營求諸野。得諸傅巖。作說命三篇。

無垢曰。高宗夢自上帝得傅說。乃使百官經營。搜求田野。遂於傅巖而得之。然則曷不求之於朝。而必求之於野乎。蓋高宗夢傅說形狀。已在日中矣。仍審厥象以求之。當其象之出也。衣服氣類。決非市朝中人。而朴質敝陋。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。故決意使求諸野也。皇甫謐云。衣褐帶索。此豈非野人之服乎。然而傅說在版築。高宗在廊廟。姓名不通。心志不接。非有半面之舊。一夕之談也。高宗雖恭默求賢。非注意於傅說。傅說雖有心康濟。亦無求於高宗。不知何爲此兩人者。精神交感於夢寐之間哉。又不知高宗之夢。到傅說之所邪。抑亦傅說之神。到高宗之夢邪。此理亦難究矣。曰。天下之至誠。無彼此之間也。非高宗來版築。亦非傅說到廟堂。凡心俗慮。有高下之不同。而至誠所在。通古今於一息。高宗傅說。同此一心。兩人之心。同此一誠。高宗推誠所注。則發見於傅說之心。傅說致君之義。又交於高宗之心。此理微矣。惟力學者知之。自古聖人。未有不以此而運動四海也。

伊川曰。或問高宗得傅說於夢。文王得太公於卜。古之聖賢相遇多矣。何不盡形於夢卜乎。曰。此是得賢之事。豈必盡然。蓋高宗至誠。思得賢相。寤寐不忘。故朕兆先見於夢。且如常人夢寐間事。有先得者多矣。亦不足怪。至於卜筮亦然。今有懷誠心求卜。有禱必應。此理之常然。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邪。傅



說求入高宗夢邪。曰：高宗只是思得賢人，如有聖人，自然應感他，亦非此往，亦非彼來，譬如懸鏡於此，有物必照，亦非鏡往照物，亦非物來入鏡也。大抵人心虛明，善則必先知之，不善亦先知之。

周氏曰：高宗夢得傅說，由是舉而相之，夫其得之於夢，則說之賢否未可知也，而遂相之，何也？蓋高宗卽位之初，商道中衰，甘盤遜世，朝多具臣，傅說賢而隱，版築之賤，一旦舉而具於百寮之上，則天下之心未盡厭服，衆必駭異，故託夢得而旁求天下，置諸左右，如天所授，羣臣莫之敢疑，然後傅說之道得行也。若不素知其才，而徒以夢取之，則與後世按符命、據圖讖以用人者，何異哉！聖人刪書而存之，可以見高宗之意矣。

王正仲曰：或曰：堯之於舜，必因四岳之師錫而後用，高宗之於說，則不待羣臣與四方之稱薦，獨託於夢而取之，若相戾然，何也？曰：堯之於舜，其知之而已詳矣，然亦咨汝庸命，遜朕位，夫以四岳皆賢人，雖使有天下，皆可以一諸侯，朝海內，儻有賢於己，必稱薦之，豈至於貪天下私己哉？故四岳卒以舜對，蓋堯之時，四岳諸臣智足以知舜，堯雖已知之，尙待師錫而後用之爲易也。高宗之朝，其在位之臣，雖爲君子，顧其智能未足以知說，自卽位以來，至其免喪，未有以說爲言者，必待其能知說，又能薦說，然後用。夫君臣死生之靡常，與天下之事，有切於治亂者，將可以任萬世之憂哉！此其勢有不得已也。儻卒然取之於版築之間，而位之百官之上，則羣臣疑，百姓惑，於是神之於夢曰：非我之聰明獨見也。天以命我矣，則羣臣於朝無過言，百姓於下無疑心，此其所以爲高宗。